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

91

林 纾

曾宪辉 著
◎ 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学术顾问

季羨林

钟敬文

启功

程千帆

丛书策划

侯忠义

杨爱群

特邀编审
(按姓氏笔画)

宋加哲

张俊

张国星

林辰

侯忠义

欧阳健

高翔

董文成

傅憎享

薛勤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[91]

林纾

曾宪辉 著
● 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纾/曾宪辉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9. 1

(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)

ISBN 7-5313-2046-0

I. 林… II. 曾… III. ①林纾(1852~1924) - 文学评论②文学 - 翻译 - 研究 - 中国 - 近代 IV. I20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5706 号

林 纾

曾宪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55 千字 印张: 3¼ 插页: 2

印数: 1—8,000 册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爱群

王维良

王 颖

责任校对: 侯俊华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2046-0/I·1784

本册定价: 6.00 元 总定价 (全 100 册): 600.00 元



曾宪辉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编审，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员。1934年生，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，曾在福建第二师院、厦门大学任教。1973年起从事编辑工作，曾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任、福建省期刊协会理事。已发表研究魏秀仁、张际亮、刘光第、林纾、陈三立的论文数十篇，著有《林纾诗文选》、《林纾》(传记)等多部，主编(合作)《中国百家文学名著鉴赏》丛书。

前 言

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,在先进的中国人纷纷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势中,林纾首先从文学领域放眼看世界。他以古文家的身份,把大量西洋小说译介到中国来。康有为称赞说,“译才并世数严林,百部虞初救世心”(《琴南先生写〈万木草堂图〉题诗见赠,赋谢)),将他与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严复并提,充分肯定他在小说翻译上的贡献。

林纾多才艺,诗文绘画都负时名,翻译小说是他最突出的成就。他前期思想倾向维新,是个“非常热烈的爱国者”(郑振铎《林琴南先生》)。可惜到了后期,爱国之心虽还未泯,却已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,成为文化界守旧派的代表。然而林译小说正好冲击着他所维护的旧文化,成了他所反对的新文化的借鉴,并有助于新文学的发展。林纾在近代文坛有较大影响,尽管这个历史人物比较复杂,人们对他评价纷纭,他仍不失为一位著名文学家。

目 录

- 一、半旧半新的清介学者/1
- 二、不懂外文的译界之王/23
- 三、古文殿军/59
- 四、诗画能手/79

一、半旧半新的清介学者

林纾，字琴南，号畏庐。因少时见妇人辄行奔避，又因所居多枫树，便取“枫落吴江冷”诗意，别署冷红生。晚称蠹叟、践卓翁、六桥补柳翁、春觉斋主人。清咸丰二年（1852）生于福建闽县（今福州），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卒于北京寓所，享年七十三岁。林氏始祖自金陵（今南京）迁徙入闽，定居闽县城外莲塘乡，一连九代都是贫苦农民。到了祖父林邦浩，因不堪地租、高利贷的盘剥，才流入城市学艺谋生。林纾幼时，其父国铨为城中某公运盐，在前往建宁途中，盐船触礁沉没，家产赔偿殆尽，只好远客台湾，另求生计。国铨到台湾后，经商又亏了本，以致连还家的盘费都没有。这时林家特穷，几乎到了断炊的地步。林纾虽然家贫，读书倒很勤奋。他在墙上画了一副棺材，旁边写着“读书则生，不则入棺”几个字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十九岁那年，他患了肺病，一连十年经常咯血，但他不吃药只读书，还说：“果以明日死者，今日固已饱读吾书矣！”未尝一日不读。同时还作画自怡，把向石颠山人陈文台学画当乐事。晚年他书壁诫子：“力学是苦事，然如四更起早，犯黑而前，渐渐



林纾像 选自《畏庐文集》

向明；好游是乐事，然如傍晚出户，趁凉而行，渐渐向黑。”（朱羲胄《贞文先生年谱》）教诫儿子应格外珍惜时光。

林纾九岁入塾发蒙。十一岁从同里薛则柯先

生学古诗文。薛先生“授纾欧文及杜诗，务于精熟”，教导他说：“若熟此，可以增广胸次。”（《薛则柯先生传》）在薛则柯的启迪下，林纾阅读兴趣大增。偶尔从叔父书箱里翻出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，便大喜过望，日夜诵读。林纾爱读书而又无钱买书，常从旧书摊购取一二卷破书来读。这些书都是“断简零篇”，不是缺页就是缺字，只能边校边读。舅舅看他读得困难，特送一部《康熙字典》给他。不期才到十六岁，便已积书三橱之多。由于他的勤勉，二十岁以后校阅古籍二千余卷。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，次年结识李宗祯，见李氏兄弟积书连楹，又借读他们的藏书三四万卷。他四十岁前，几乎无书不读，不用说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就连唐宋小说也博览无余。读到后来，也就由博返约，转为精读了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兴化知府张僖聘他分校试卷，见他行李中携带的，就只有“《诗》《礼》二疏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韩柳文集及《广雅疏证》”（《畏庐文集序》）了，而且每次阅读都像品味醇酒一般。“五四”前后，他向云南徐敏介绍读书经验，说先是“匪书不观”，后则“八年读《汉书》、八年读《史记》；近年则专读《左传》及《庄子》；至于韩、柳、欧三氏之文，楮叶汗渍近四十年之久。此外，则《诗》、《礼》二经及程朱二氏之书，笃嗜如饫粱肉”（《答徐敏书》）。马其昶为林纾的《韩柳文研究法》

作序，也说他“于《史》、《汉》及唐宋大家文，诵之数十年，说其义、玩其辞，醺醺乎其有味也”。

不过林纾并未完全沉浸在传统文化中，他也讲时务经济之学，重视外来文化的学习。他认为国家要富强，必须学外国；甚至向侵略我国的列强学习于我有用的东西。尝说：“彼盗之以劫自鸣，吾不能效也，当求备盗之方。备肱篋之盗，则以刃、以枪，备灭种之盗，则以学。学盗之所学，不为盗而但备盗，而盗力穷矣。”（《雾中人叙》）他以寻求“备盗之方”的苦心，中年以后“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，提要钩元而会其通”（邱菽园《挥麈拾遗》）。他不懂外语，不能读原著，便反复“玩索译本，默印心中”（同上）。当时福州马江有一所船政学堂，在那里做事的林纾的朋友，如魏瀚、高而谦、王寿昌等人，都出洋留过学，通晓外文。林纾便常到那儿向他们请教，与他们“共析西书疑义”（同上）。待到翻译西洋小说时，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学已有相当的了解。此后他更从翻译中学习，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：

斯宾塞尔讲群学，以诏其国人，防既离群，即为人搏也。吾华人各为谋，不事国家之事，团体涣、外侮入，虽有四万万之众，何益于国，又何能自免于死？（《伊索寓言识

语))

欧人志在维新，非新不学，即区区小说之微，亦必从新世界中着想，斥去陈旧不言，若吾辈酸腐，嗜古如命，终身又安知有新理耶？（《非洲烟水愁城录序》）

这给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活动以很大的影响。

和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，林纾也曾试图以科举求功名，谋个一官半职。二十岁前，在朱韦如、陈蓉圃门下学八股文。二十八岁入学为秀才，三十一岁中试为举人。嗣后又“七上春官，汲汲一第”（《上郭春榆侍郎辞特科不赴书》），想考进士。但因屡次赴试都名落孙山，又目睹官场的黑暗，便打消了仕进的念头。清廷开经济特科辞而不赴，邮传部尚书荐他入部为郎中避而不就。连清史馆聘他为名誉纂修，都以“畏庐野史耳，不能添正史之局”婉言谢绝（《劫外昙花自序》）。民国四年（1915），他严拒袁世凯的两次征召。事后回想，还作《追忆》诗：

渐台未败焰恢张，竟有征书到草堂。
不许杜微甘寂寞，似云谢朓善文章。
胁污谬托怜才意，却聘阴怀觅死方。
侥幸未蒙投阁辱，苟全性命赖穹苍。

诗中自注：“洪宪时，征余为高等顾问；又劝进时，官中以硕学通儒见征。余幸以病力辞，计不免者，则服阿芙蓉以往，无他术也。”当时他甚至对袁使徐树铮说：把我的头提去好了，我的脚不会跨进中华门一步！民国五年（1916），段祺瑞也以“顾问”作钓饵征聘他，他仍以“长儒但能为揖客，安期何必定参军”拒征。在《畏庐文集》里，有一篇《湖之鱼》，很能表达他对待名利的态度：

林子啜茗于湖滨之肆，丛柳蔽窗，湖水皆黯碧若染，小鱼百数来会其下，戏嚼豆脯。唾之，群鱼争喋，然随喋随逝，继而存者三四鱼焉。再唾之，坠葑草之上，不食矣。始谓鱼之逝者，皆饱也。寻丈之外，水纹攒动，争喋他物如故。余方悟钓者之将下钩，必先投食以引之。鱼图食而并吞钩，久乃知凡下食者，皆将有钩矣。然则名利之藪独无钩乎？不及其盛下食之时而去之，其能脱钩而逝者，几何也！

他从鱼喋豆脯，随喋随逝，领悟到名利之藪也是有钩的，始终未因图食而吞钩。“卑人连书（林纾），表字慰间（畏庐），东越人也。生平冷僻，提起做官两字，如同恶病来侵。”《蜀鹃啼传奇》中的这段话，足以表明他不愿做官的心情。

林纾既不愿做官，更不愿“恃人而生”。他五十七岁翻译《电影楼台》，想起十八年前的一件事。那时他听说某个做官的亲戚病重，就急忙渡江去探望。当他赶到医院时，病榻前早已族戚环立了。查房的外国医生问病人说：这么多人生活都靠您吗？如果您有个三长两短，他们怎么办呢？病人回答道：“余人皆然。独林君自立人也！”（译本序）实际情况正是这样。林纾翻译这部书，特为此书作序，就想让读者明白：“必人人自立，无仰施济于尧舜，斯为强种之要图。”（同上）《闽中新乐府》中的《冰为山》，“伤依人之难，而宦达者之累于贫乏也”，谓“冰为山，有时倒，满堂食客休喧噪”，大致也是这个意思。林纾以为要自立就要有“图生之业”；有了“图生之业”，才可“无求于人”。所以他一生始终勤劳自食，从无非分之想。

林纾从二十一岁起设馆课蒙，直到四十七岁都在家乡教书。《告王薇庵文》还记载了他二十七岁借王家课蒙的情景。好友王灼三把房子让出来给林纾当塾舍。林纾在这里教了几个蒙童，春夏雨盛屋漏，连座位都无法固定，艰苦备尝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孙葆晋、力钧在苍霞精舍“聚生徒，课西学”，林纾受聘为汉文总教习，“讲《毛诗》、《史记》，授诸生古文，间五日一至”（《苍霞精舍后轩记》）。他在《闽中新乐府自序》中，感慨地说：“嗟夫！畏庐子二十六年村

学究耳。”概括了在家乡这段时间的经历。“儿童初学，骤语以六经之旨，茫然当不一觉。其默诵经文，力图强记，则悟性转窒。故人人以歌诀为至。”（《闽中新乐府自序》）实为这段时间教学经验的总结。

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林纾四十八岁。这年他应仁和知县陈希贤之聘，掌教杭州东城讲舍，前后达三年之久。当他“独以布衣受聘”为北京金台书院讲席时，已届“知天命”之年了。他在北京一向以教书为主要职业，先后在五城学堂、京师大学堂、闽学堂（旅京闽人所建）、高等实业学堂、正志中学、励志学堂和孔教大学任教。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，还译书著书，作文作画。晚年辞去教职，专以卖文卖画为生。他时间抓得很紧，每天早晨上课前一小时，“可以很迅速地挥笔译作二三千言，平均每天译书四五千言，视为常事”（张若谷《异国情调》）。他的书房里，摆着高矮两张桌子，一会儿站着作画，一会儿坐下译书写文章，很少停下来休息。到了七十高龄，还站在画桌前不停歇地劳作。王芝青是林纾的学画弟子，绘画老师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“衣着简朴，没有当时那种绅士派头，纯乎是一副学者风度。他的脸孔清瘦，带些病态；嘴边几缀（撮）山羊胡子，眼睛炯炯有神。即使写字绘画时间很长，也看不出有疲倦的神态。……晚年（肺病）趋重，鼻子也患有慢性炎症，我看

到他写字绘画时，除了咳嗽，还不时掏出手绢擦去鼻孔流出的黄水。”（《我的绘画老师林琴南》）

林纾出身寒微，勤勉好学，不求宦达，终生致力于教育、译著和创作。他说：“澹泊明志，吾固不能，然粗衣饱食，于心滋以为足。”（《旅行述异序》）不正当的收入，他分文不取。在赴兴化分校试卷那年，有某生冀得“首列”，怀百金过访。林纾不予接见，使次子林钧出面，用“吾自知人事迨此，未见家君受此金也”一句话，就将他打发了（《钧垆铭》）。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，吴佩孚做寿，有人出重金聘林纾作画当寿礼，林纾严辞拒绝。这两件事说明，林纾不肯为了钱财做营私舞弊的事，也不肯为了钱财作阿谀军阀的画。林纾逝世不久，郑振铎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文章，很钦佩他的为人，称他“实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。他的朋友及后辈，显贵者极多，但他却绝不去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，或去取什么不必做事而可得的金钱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实在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。这种人现在是极不容易见到的”（《林琴南先生》）。

林纾所处的时代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变中国为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的时代，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时代。无数仁人志士，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、谋求国家的富强奔走呼号，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。中华大地爱国思潮汹涌澎湃。林纾深受影响，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。光

绪十年（1884）八月，法军人犯闽海。在马江战役中，中国水师仓猝应战，舰船被击沉七艘，官兵伤亡七百余人，马江造船厂遭轰毁。林纾悲愤欲绝，在福州街头抱头痛哭。同年十月，钦差左宗棠到福州，他即与周长庚拦路状告军事主持人。两人相约：“不胜，则赴诏狱死耳！”（《告周辛仲先生文》）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中日战争爆发，次年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签订。林纾正好入京赴试，便会同高凤岐、卓孝复等人，叩阙上书抗争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德军强占胶州湾，兵氛流及即墨县。次年林纾又与高凤岐及宗室寿富，三次前往御史台上书，“请清帝因人心之愤，下诏罪己，并陈练兵、筹饷、外交、内治四策”（《出都与某御史书》）。林纾自谓“平生倔强，不屈人下，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（指列强）下”（《爱国二童子传达旨》），很有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思想。

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，宣告“洋务运动”的破产。其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，救亡图存刻不容缓。国人动辄讲救国、讲变法，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正在兴起。林纾激于爱国热情，日与友人谈新政，议图自强之策。他“每议论中外事，慨叹不能自己”（高梦旦《闽中新乐府书后》），终于在“戊戌变法”前夕，就议论所得发为诗歌，创作了《闽中新乐府》。这部诗集收诗三十二首，以复国仇、雪国耻为中心，讥弹时

政，锋芒所指广及内政、外交、兵制、税收、教育各领域；针砭陋俗，举凡缠足、溺女、虐婢、跳神、做醮、看相、看风水、检日子，以及鸦片流毒、庸医误人，都在鞭辟之列。两类诗都意在显其弊恶，促进改良，贯穿着改革通变、移风易俗的思想，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。

诗集开卷《国仇》篇，“激士气也”：

国仇国仇在何方？英俄法德偕东洋。东洋发难仁川口，舟师全覆东洋手。高升船破英不仇，英人已与日人厚。沙俄袖手看亚洲，旅顺烽火连金州。俄人柄亚得关键，执言仗义排日本。法德联兵同比俄，英人始悔着棋晚。东洋仅仅得台湾，俄已回旋山海关。铁路纵横西伯利，攫取朝鲜指顾间。法人粤西增版图，德人傍观张馋眼。二国有分我独无，胶州吹角声呜呜。闹教哄兵逐官吏，安民黄榜张通衢。华山亦有教民案，杀盗相偿狱遂断。蹊田夺牛古所讥，德已有心分震旦。虎视眈眈剧可哀，吾华梦梦真奇哉。欧洲克日兵皆动，我华犹把文章重。廷旨教将时事陈，发策试官无一人。波兰印度皆前事，为奴为虏须臾至。俄人远志岂金辽，德国无端衅屡挑。英人持重迟措手，措手神州皆动摇。剖心哭告诸元老，老谋无若练兵好。须求良将练陆兵，三十万人堪背